



马明-西伯利亚克著

矿山里的小朝廷



〔俄〕马明-西比利亚克著

左海译

矿山里的小朝廷

上海译文出版社

Д. Н.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ГОРНОЕ ГНЕЗДО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8年版译出

矿山里的小朝廷

[俄]马明-西伯利亚克著

左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58,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3,500册

书号: 10188·366 定价: (六)1.25元

老爷就要来了——

老爷会给我们断个是非……①

——涅克拉索夫

“阿法娜西雅，马上打发人把罗吉昂·安东内奇找来……听见没有，快点！”

拉伊莎·巴芙洛芙娜为了加重语气使劲跺了一下脚，皱拢了渐渐变稀的白眉毛。她穿一件家常晨服，神经质地举起右手，手里有一张密密地写着字的信笺在摇动。信送到的时候拉伊莎还没有起床；她平常总爱舒舒服服地躺到十二点钟。可是这封信却使她没到起身的时间就跳起来，而且跳得那么快，真象一只正在睡觉的猫触了电似的。她急急地把信看了一遍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把罗吉昂找来。

女佣走出房去，小心地随手关上门。五月里热烘烘的阳光，从大窗里射进来，只见灰尘在阳光里浮动；一只褐色的猎狗躺在写字台下边平静地打鼾。隔壁房里时钟敲了九下。不，这情形真叫人受不了！……拉伊莎焦躁地泣了一下铃。

“怎么说？”她用稍稍有些沙哑、不怎么悦耳的嗓音急躁地问

走进房来的阿法娜西雅。

“他马上就来。”

“他呆在鸡屋里吧？”

“正是。他的母鸡在孵第二窝小鸡……”

拉伊莎愤愤地唾了一口，在办公室里急不可耐地走来走去。

女佣仍旧迟疑地站在门口。

“你傻头傻脑地站在这儿干吗？”拉伊莎很焦急，气冲冲地打断她的话。

“什么时候侍候您换衣服呢？”

“唉，真的……我来不及了……现在先拿一条奥伦堡的围巾来吧。”

女佣悄悄地走了出去。拉伊莎在安乐椅里坐下，沉思起来。这当儿她的容貌很不漂亮：脸色黄黄的，满是皱纹，眼睛下边有些浮肿，灰色眼睛不快地瞪着，几绺稀疏的淡黄色头发松松地堆在头上，加之人发胖了，使她的颈脖、双肩、腰身减色不少。嘴角边和眼睛周围有许多细细的皱纹，这样的皱纹，将近五十岁的女人总是有的。“老妖婆……不，还不如老妖婆：简直是乡下老婆子，”拉伊莎对镜端详的时候，有时不免这样想。可是她年轻的时候是极漂亮的，至少男人认为如此，关于这一点，她有着最确凿的证据，可是现在人发胖，漂亮的身段和曲线不再那么动人了，皮肤发黄，眼珠褪色，而且不象从前那样光彩熠熠；岁月无情，毁坏着一切，使这个女人变得人老珠黄；她好象一个倾家荡产的富翁，无时无刻不感到那些最最知己的朋友的狡猾和丧尽天良。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拉伊莎发黄的脸上，时时露出

① 《涅克拉索夫诗选·被遗忘的乡村》第一节中的一句，见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八十八页。

凶狠怨恨的表情。

“别忙这个！”女佣把围巾披在她裸露的肩膀上，顺便又给她整整歪在一边的裙子的时候，拉伊莎发脾气说。“马上再派人去找罗吉昂·安东内奇。听见没有？”

恼人的十分钟过去了，罗吉昂还是没有来。拉伊莎半闭着眼睛靠在安乐椅里，把钻到她脑袋里来的那些句子翻来覆去地逐个研究着。“勃利诺夫大员是个正直的人……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人，她对勃利诺夫有极大的影响；她似乎存心跟你们过不去，特别是对萨哈罗夫。千万小心……”

现在拉伊莎坐在那儿的办公室是拐角上的一个高高的房间，三扇窗朝着库卡尔斯基工场前面的广场，两扇窗朝着浓荫密布的花园，花园里参差错落的树丛隙处，露出了工场的池子，它在闪闪放光。池子后边群山逶迤起伏，层峦叠嶂。办公室中间放着一张极大的写字台，堆满了表册图样，许多贵重的小玩意也乱七八糟地放在桌子中央。脚下铺着一条蛀坏的熊皮毯子。有彩画的天花板和丝绒似的蓝色糊壁纸给这个房间增添了一种华丽的景象，虽然整个陈设仍旧带有国家机关办事处的气氛。拉伊莎为了消除这种气氛，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不过怎么也不顶用，到后来，也只得由它去了。窗子间的墙壁上挂着几张很好的油画；里面一堵墙上，在一张又阔又软的沙发上方，安装着几枝鹿角，鹿角上挂着一管枪。空气里弥漫着高级雪茄烟味，桌子上和窗台上丢着好些烟蒂。一句话，这是库卡尔斯基钢铁工场总管理的办公室，所有的总管理、代办、代理人都不愿意在陈设方面多费心思。

拉伊莎在等待罗吉昂的当儿，把收到的那封信看了三遍。信是普罗霍尔·萨佐内奇·扎格涅特金从彼得堡寄来的，他是场

主拉普捷夫在彼得堡办事处的总会计。扎格涅特金难得写信，可是他写的信总是精明细密，极有意思，只有老于世故的人才能这样。甚至他又细又密的书法都能表明他是个性格坚强的事务家，实际上呢，他也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物。

扎格涅特金既在办事处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职务，又在首都，各种事情全能及早打听到，因此他成了拉伊莎最最得力的情报员，公务上极小的变化和波动，他全会通知拉伊莎。不错，他的信写得并不流畅，有时写的离了题，有时写的没有条理，而且象许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那样，经常想避免造句方面的错误而又无法做到，不过这些“风格”上的小缺点，却给极大的优点抵消了。扎格涅特金对拉伊莎的作用，正象温室里的温度计对花匠来说一样。各种私营企业，尤其是工场，它的秘密的一面，就是最最残酷的生存竞争，一个人的提升，全靠损人利己而来。举个例，库卡爾斯基钢铁工场职位等级的情况，若用图来表示，就是一个圆锥形的山，山顶上站着场主拉普捷夫，下边四面八方有好几百个人都想往高处去，跑的跑，爬的爬，蛇行的蛇行，你推我挤，争先恐后。地位愈高，彼此倾轧排挤得愈厉害。在山顶靠近场主的地方，只容得下有限的几个人，侥幸爬到这个地方的人，也愈难保持平衡，一不小心，就要滚下山去。

拉伊莎是库卡爾斯基工场总管理的妻，身居高位，经历了并且经历着各种风险，正因为这样，她懂得重视帮助她保持这个突出地位的各种有实力的人物。扎格涅特金就是其中之一。拉伊莎是个女人，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和跟她本身有关系的种种事，都非常紧张地注意着，在她看来，工场上发生的许多混乱的事情，色彩都很鲜明。用这样的眼光看事情，在作学术研究的时候，是极大的缺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大的好处。说不定拉伊莎多

少因为有这个特点，所以尽管工场上有种种意外的变动和波折，她在若干个年头里，却能稳稳地揽权在手，不变不动。现在，她把扎格涅特金的信翻来覆去地细看的时候，心里非常焦急，好象一匹老战马嗅到了硝烟味似的。扎格涅特金给她的信上这样写着：

“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说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场主跟勃利诺夫大员非常接近，不但接近，而且处处受勃利诺夫的影响。勃利诺夫是个教授，法学家，他不算笨，但同时又很笨。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物，您将来会知道的。他目前正忙于财政改革的草案，这草案将来要在工场上实施的。草案内容究竟是什么，目前无从知道，不过勃利诺夫居然说服了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现在就上乌拉尔来，这件事情一定有个道理在内，您单凭这一点就知道勃利诺夫大员的影响有多大了。应当对您讲，实际上，勃利诺夫本人并不怎样可怕，可是他受到一个女人的影响，这个女人似乎对你们抱着不良的成见，特别是对萨哈罗夫。请您预先关照他，让他在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到达以前，采取相应的办法。我个人对于这个能操纵勃利诺夫的女人目前还不能说什么，不过有些情况表明她跟捷丘耶夫是有联系的。这样看来，我们不妨认为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上乌拉尔来这件事，完全是捷丘耶夫的花样，说不定维尔希宁跟马伊泽尔两个也跟他一鼻孔出气，不能指望这几个人：他们会出卖您的……我还要对您讲，拉伊莎·巴芙洛芙娜，您不用担心：上帝是慈悲的！您会问我普列英怎么样吧？那么我说一句，他还象以前那样，象风向标似的随风转。不过，要是说到该指望哪个帮助的话，那么还是指望普列英：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永不会跟他分开，可是勃利诺夫大员今天在这儿，明天在哪儿就说不定了。我知道您很想打听操纵勃利诺夫大员的那个女人，我多方探问，目前只知道

她跟勃利诺夫同居，却没有正式结婚，她长得很丑，年纪也不算轻了。我一定努力把各种详情打听清楚，那时再写信告诉您。

“最要紧的是在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到来以前好好准备一下，您很了解这个人，您也懂得怎样应付他。马伊泽尔跟维尔希宁两个不会丢脸，您只要料理自己一方的事情就够了。您将来一定会有许多麻烦，拉伊莎·巴芙洛芙娜，不过尽管夜梦不祥，好在上帝是慈悲的……将来这儿发生些什么事，我一定尽力全部通知您。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会改变主张，不上工场来也说不定，从前二十个年头里，不也是一趟都没来成功吗？还要对您讲一件事，去年冬天，叶甫盖尼·康斯坦丁内奇爱上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普列英想尽办法，至今还没有把她弄到手，虽然他们已经破费了好几千。”

已经第三次派人去找罗吉昂了。拉伊莎不耐烦起来，脸上现出一片片红晕。这位阔太太满腔怒气正忍耐不住要发作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忽然轻轻地打开，罗吉昂小心地钻了进来。他眯缝着灰色的小眼睛，先把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伸进半开的门里，接着小心地对四下细看了看，然后一边轻声哼着，一边把那肥胖的身子塞到办公室里来了。

“您……您打算把我怎么样？！”拉伊莎强忍住怒气用生硬的口吻讲。

“我？”罗吉昂惊诧地问，一边整整厚麻布夏季外套。

“是的，是您……我三次派人去找您，可是您呆在鸡屋里什么事也不管。简直没有良心！！……”

“对不起，拉伊莎·巴芙洛芙娜。现在才九点多钟呢。”

“您欣赏一下吧！”拉伊莎有些恼火，把那张揉皱的信笺一直伸到罗吉昂的鼻子下。“您只知道九点钟……”

“普罗霍尔·萨佐内奇寄来的……”罗吉昂沉吟着说，一边把一副玳瑁边眼镜架在肥厚的鼻梁上，开始老远地仔细看信。

“您读呀……该死！……哪有这样慢的……”

罗吉昂吁了口气，把信移得老远老远，开始一行行慢慢地读着。从他浮胖的脸上的表情来看，很难猜测他有些什么感想。他把眼镜擦了好几次，反复读着信上看不大明白的地方。读完以后，罗吉昂又把这张信笺翻来覆去看了个仔细，然后小心地折好，打起主意来。

“怎么说？……”

“要跟普拉东·瓦西里奇商量一下……”

“您今天似乎神经不大正常：我去跟普拉东·瓦西里奇商量一下……哈——哈！……我请您来就是听这样一句话吗？……老实告诉您，普拉东·瓦西里奇永远不会看到这封信。难道您找不到更愚蠢的话来劝告我吗？普拉东·瓦西里奇算个什么东西？傻瓜，旁的没有什么可说的……您给我出个主意，不然就请回去！将来要跟勃利诺夫大员同来的那个女人特别惹我恼火。注意到没有，‘她’字下边打了个着重号？”

“正是。”

“这件事情真叫我气得要发疯……扎格涅特金无缘无故决不会在这个字下边打个着重号的。”

“不会，决不会……嗯，决不会的！”罗吉昂用快要哭出来似的声调开始讲。“还讲到我呢：‘特别是对萨哈罗夫’……简直莫名其妙！……”

“要是拉普捷夫单是跟勃利诺夫和普列英两个同来，这就无所谓了，可现在偏偏有个女人夹在里头。她是谁？我们的事情与她有什么相干？”

罗吉昂做了个愁眉苦脸的怪模样，只是耸起了平坦、肥厚的肩膀。

办公室里的人苦闷地缄默着。不知名的鸟在花园里快乐地啾啾。偶然一阵轻风，把丁香和刺槐葱郁的树梢吹得弯了下来，一阵香风送到窗子里，又往前飘去，在池面上漾起粼粼的涟漪。太阳光射在墙上显现出许多精致的花纹，移到金黄色的镜框上时发出亮晶晶的闪光，照在糊壁纸的花纹上泛出一片柔和的光彩。一只小苍蝇嗡嗡地细声闹着，飞进办公室，在写字台上方盘旋了一会，随后在拉伊莎手上爬来爬去。拉伊莎一惊，从沉思中觉醒过来。

“唔？”

“这是捷丘耶夫跟马伊泽尔两个搞的鬼，”罗吉昂说。

“又说傻话了：这也算是新闻要您通知我！这件事情还有个不知道……好，您说吧，还有哪个不知道？维尔希宁呀，马伊泽尔呀，捷丘耶夫呀，所有的人老早就想排挤我们；在这样的场合，我连您也不敢担保，不过这些全是小事情，而且问题也不在这里。您跟我讲讲：跟勃利诺夫同来的那个女人是谁？”

“我不知道。”

“那么您去打听一下！……唉，天哪，天哪！一定得打听到，而且要在今天！……这件事情是全盘的关键：我们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真怪，扎格涅特金怎么不出些力把这个女人打听清楚呢……大约是首都一个老奸巨猾。”

“跟您讲，拉伊莎·巴芙洛芙娜，”罗吉昂一边摘下眼镜，一边开始讲，“勃利诺夫似乎跟普罗佐罗夫同过学……”

“同过学又怎么样？……”

“这样，从普罗佐罗夫口里就能打听到。”

“哦，真的……怎么我一下子没有想到？的确再好没有了！既然这样……您现在就去吧，罗吉昂·安东内奇，去找普罗佐罗夫，把所有情况了解清楚。普罗佐罗夫是个健谈的人，从他口里各种事情全打听得到……这样好极了！……”

“不，要找普罗佐罗夫还是您自己去好，拉伊莎·巴芙洛芙娜……”罗吉昂扮了个苦脸说。

“为什么？”

“是这样……您是知道的，普罗佐罗夫在恨我……”

“唉，这个不相干……他连我也在恨，他随便哪个都恨的。”

“不管怎样说，还是您去方便些，拉伊莎·巴芙洛芙娜。您常去普罗佐罗夫那里，可是我……”

“好吧，去您的吧，上你的鸡屋里去吧！”拉伊莎气冲冲地打断他的话，一边把叫人的铃拉了一下。“阿法娜西雅！给我换衣服……要快一点！……两个钟点后您顺便上我这儿来一趟，罗吉昂·安东内奇！”

“唉，糟糕，”罗吉昂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这么想。

他那闪着油光的黑黝黝的胖脸上，这当儿现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好象一个医生看见极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死掉了那样。

二

过了半个钟点，拉伊莎从露台上走到浓荫密布的花园里，花园里碧绿的疏枝密叶，掩映着池岸。她身穿一件淡蓝色羊驼毛衣服①，缝着贵重的花边；颈边有一只绿宝石别针，极有韵致地别住了她颈上的绉边。拉伊莎老早就戴上假发，这当儿头发梳理成早晨的发型，假发戴得很好，一点也看不出来。不论她的服装、发型还是言语举动，全流露出一种虚伪的意味，使她象个过时的交际花，没有丝毫动人之处。这一点，拉伊莎自己也知道，不过她并不十分在意，甚至好象故意在显露那套可笑的服装和自己那种半男半女的风度似的。有损妇女身分的种种舆论，拉伊莎根本不在乎。拉伊莎这种特性，嘴巴尖刻的普罗佐罗夫讲起来是：“嫌疑不涉霸王妻。”②在工场区这个小天地里，拉伊莎的确有些象霸王的老婆，所有的人背了她尽管把她说得很不堪，却没有哪个不慑服在她声威之下。拉伊莎是个聪明女人，这种情形她当然十分清楚，而且看到出现在她面前的那种卑鄙无耻的情景，似乎还有一种快感，那些背了她把她说得很不堪的人，当着她的面，却又噤着欲言不敢，还做出卑躬屈膝的模样，抢着奉承她，做着种种卑鄙的事情，这使她感到很痛快。这种情景刺激

① 是用一种属于美洲驼科的南美羊驼的毛织成的衣服。

② 这是关于古罗马统帅恺撒(公元前100—前44)的一句箴言，比喻不该批评地位高的人的行为。

了这位霸王的老婆不正常的神经，使她觉得有趣而又高兴。

普罗佐罗夫是工场学校的正学监，住在管理员住宅中许多厢屋的一所里面，要去看他，就得经过花园中央广场旁边的几条交叉的宽阔的林荫道，每逢星期天，广场上就奏音乐。花园建筑得很讲究。苗圃、暖房、花坛、林荫道和幽径，使绿油油的池岸显得五光十色，十分漂亮。刚刚开放的紫罗兰和木犀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随风飘散。含苞欲放的丁香好象待嫁的姑娘。树顶修剪得很平整的刺槐成了一堵堵绿色的活墙，到处深藏着安适的壁龛，龛里放着花园里用的小靠椅和铁制的小园几。这些壁龛真象绿色的窠，逗着游人去休息。从大体说来，园丁的工作做得很不错。库卡尔斯基工场管理处为了维持花园、苗圃和暖房，每年特地拨出五千卢布，园丁就用这笔钱，尽心着意地干着分内的工作。冬天，花园里山茶花盛开，早春天有郁金香和风信子；二月里出产胡瓜和草莓，到了夏天，花园简直成了一个芳香的花圃。只有几丛黑黢黢的松杉和靠十棵老雪松能够生动地告诉人们在西伯利亚某处，那些娇生惯养的丁香、刺槐和白杨，全能欣欣向荣地生长，还有几千种美丽的花卉，好象五光十色的镶嵌细工那样，种在花床和苗圃上边。拉伊莎是极喜欢花卉的，每天总有好几个钟点消磨在花园里，不然就躺在露台上，从露台上望出去，看得见整个花园，也看得见工场的池子、象木框子似的围着池子的许多建筑物和远远的郊区。

从管理员住宅的花园里，特别是从露台上望出去，库卡尔斯基工场的场容和紧紧地环抱着它的群山，非常美观，可以算是乌拉尔最美的风景区之一。钢铁工场椭圆形的大池好象一个盛满了水的盆子，就在这个风景区的中心。右边有两块高地，被一座很宽的堤防联在一起；在较近的那块高地上，耸立着有希腊式立柱

的工场总管理处和管理员的住宅，对面是一排稀疏的松树，葱葱的树顶在不住地摇曳。从远处看来，这两片高地宛如两扇门，山河库卡尔卡就往这两扇门里冲去，然后在树木繁茂的陡峭的山脚下突然急转而下，山的尽头是一个岩石嶙峋的高峰，峰顶上有一个高入云际的小教堂。工场在两片高地中间和池边上筑着许多坚固的房屋，排列成好几条端正、宽阔的街道；富裕的农家绿色的铁屋顶和本地商人的白石头屋子夹在这些房屋中间，好象一块块鲜明夺目的补丁一样。五所大教堂全坐落在最显著的地方。

堤防下边，流速很高的库卡尔卡河怒涛汹涌之处，有几个极大的工场，一边发出隆隆的响声，一边微微地震动着。近处有三个高炉，全在冒烟；那几只格栅式的铁箱里，总有一股浓烟，象黑尾巴似的冒出来，而且时时被一簇簇明亮的火花和熊熊的火舌切断。旁边是水力锯木厂，好象一张黑乎乎的大嘴，一排排原木仿佛活的那样，一边发出刺耳的啸声和嘎嘎声，爬到大嘴里去了。再远一点矗立着几十个各式各样的烟囱，还有若干所单独的厂房，屋脊高高耸起，齐整地排成了好几行，颇象一个大怪物的甲壳，这怪物用铁爪子抓扒土地的时候，金属的铿锵声，铁转动时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低沉的轰轰声，在空中汇成震耳欲聋的响声，老远老远都听得见。在这个火与铁的王国的旁边，是一个周围筑着好些房屋的大池子和山上苍翠的树林，景象辽阔，色彩鲜明，连着远处的山景，不由得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普罗佐罗夫住的厢屋，在花园北面一个角落里，那儿几乎完全没有阳光。拉伊莎走上半腐朽的歪斜的露台，走进打开的门里。第一间房屋里没有人，再进去一间也没有。这几个小房间里糊壁纸已经褪色，家具也是杂凑的，她今天觉得它们分外寒伧可怜；地板上有肮脏的脚印，窗子上蒙上了一层灰，到处都是乱七

八糟的样子。也不知哪儿飘来一阵潮湿腐烂的气味，倒象是从地窖里飘来的。拉伊莎皱了皱眉头，轻蔑地耸耸肩膀。

“简直象马房……”她往里边一间幽暗狭窄的房里瞧瞧，厌恶地想。

她迟疑地在门边站着，这当儿，忽然听见房间里有人唱梅非斯特^①的宣叙调：

“伤美人兮迟暮……”

“维塔里·库兹米奇，您唱这支歌是暗射我吧？”拉伊莎高兴地问，一边跨进门去。

音调不很准的老年人的歌声忽然停止，回答她的是轻轻的、稚气的笑声。

“拉伊莎皇后，您怎么会光降？”一位个儿不高、清瘦的绅士一边讲，一边从一张破漆布沙发上站起来。

“您好，做小事情的大人物！……”拉伊莎随随便便地接口说，向着古怪的主人伸过手去。“您方才不是在唱吗？”

“是啊，是啊……”普罗佐罗夫急急地说，一边把歪在一边的领带理理正。“方才当真在唱……我瞧见这件淡蓝色衣服，这些假头发，这张涂脂抹粉的脸，就唱起来。”

“要是您的辩才今天集中在人称代词‘这’字上，未免太无聊，维塔里·库兹米奇。”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好太太！人一老，就笨了，才思也枯竭了……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① 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的著名诗剧《浮士德》中魔鬼的名字。

“哪儿可以坐一会儿？”拉伊莎问他，一边东张西望，想找凳子却找不到。

“这儿，请坐在沙发上！请坐吧。拉伊莎皇后，只是今天您怎么会光临到我的窠里来？”

“这是顾念旧交，维塔里·库兹米奇……您从前不是为一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女人写过诗吗？”

“哦，我记得的，记得的，拉伊莎皇后！让我吻一下您的小手……是的，是的……以前，老早老早，维塔里·普罗佐罗夫不但对您朗诵过别人的诗，也曾为您奋发过。哈——哈！……这是一个双关字：пáрил和 парíл。①真的……这类双关字组成了我整整一世！您还记得那个有月亮的春天的夜晚吗……我们两个在湖上荡船……那时的景象还象在眼前一样：丁香散发出香味，夜莺在远处啼啭，您那时年纪轻，精力充沛，而且服从了命运的规律……

“记否那美妙的刹那②，

你在我眼前出现，

仿佛是瞬息间的幻象，

依稀是纯美的体现……”

普罗佐罗夫低下花白头发的头，吻了一下拉伊莎的手，她觉得有大颗眼泪滴在她手上……一种两重感情使她感到凄怆：她轻视这个葬送她一生的不幸的人，同时，心底里又有一缕温情，

① 俄语“пáрить”有煎熬痛苦的意思，“парíть”有发奋自强的意思。

② 这是普希金诗《为×××作》的改写，原诗是：“我记得那美妙的刹那……”。